

【小說】燃燒的夏天 6之2 李佩甫

聽廠長這麼一說，廖院長更氣了，這是一個鬚髮斑白的老知識分子，人很倔。他回身從一個房間抱出厚厚的一疊圖紙來，「啪」一下放在廠長身旁的一張桌上，冷冷地說：「我實在不明白，在這種時候，怎麼能停下來？怎麼可以停？！我不干了，我要求調走，我不在這兒乾了！」

廠長望著眼前的料場，很平靜地問：「為什麼？」

廖漢秋拍著桌子說：「我問你，1260還上不上？」

廠長說：「上。」

廖漢秋又問：「90燒結機上不上？」

廠長說：「上。」；

廖漢秋問：「連鑄連軋呢？高線呢」

廠長說：「上。老廖，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咱是58年建的廠，設備嚴重老化，基礎又差，只有更新設備，滾動發展，才有出路啊……」

廖漢秋卻突然抓起那疊厚厚的圖紙，用力地摔出去！說：「沒有資金，還上什麼上？！料廠搞了一半，你說停就停……」

甩出去的圖面一下子飛了起來，撒得滿地都是……

廠長卻不動聲色，他只是默默地看了廖漢秋一眼，而後，他彎下腰，去撿那些散落在地上的圖紙……

廖漢秋仍然氣乎乎地立在那裡……

廠長一直在撿那些圖紙，他默默地把那些摔在地上的圖紙一張張撿起來……當他撿到廖漢秋跟前時，他直起身來，默默地掏出煙，遞給廖漢秋一支，廖漢秋把煙接過來，放在鼻子上聞了聞，說：“我在這裡乾了三十六年了，時間不多了……”

廠長：「我也是一樣。」

在料場傳送平台的台階上，一個戴眼鏡、身挎皮包的知識女性拾階而上，她走得很急促，還一邊走一邊用手機打電話：「……我知道，知道了。想盡一切辦法，對，對……」這是一個臉龐秀麗，看上去十分幹練、潔淨的女性。她就是潘亞君，是北鋼總廠的總會計。

正要下來的，一長看見了潘亞君，一時兩人都站住了……

兩人一個在上邊，一個在下邊，廠長急切地問：「潘總，辦得怎麼樣？」

潘亞君喘了口氣，說：「…能跑的地方，都跑了；能夠利用的關係戶，也都找遍了。可所有的銀行都對北鋼關上了大門……」

廠長不說話，他只是下意識地去掏煙，但他掏出的卻是一個空煙盒。片刻，他從上到下望著潘亞君，看她滿臉都是汗，她臉上的汗水一滴一滴地落在身前的台階上；接著他又把目光注視到她的鞋上，只見她腳上穿的一雙皮涼鞋的鞋襪已經跑斷了，一隻鞋襪上竟然綁著一條花手絹。廠長不再說什麼了。他默默他說：「你辛苦了…看起來，咱們是沒有退路了。」

潘亞君說：「廠長，款沒貸來。我……」

廠長說：「這不怪你……」

在平台上，承受巨大壓力的廠長突然兩眼一黑，他趕忙扶住一根水泥柱子……

潘亞君一驚：「廠長，你……」

廠長喃喃地說：「眼，我的眼……」

潘亞君急忙上前扶住廠長，說：「廠長，我叫車送你去醫院吧？」

廠長說：「不用，過一會兒就好了……」

潘亞君匆匆找來一把椅子，讓廠長坐下……廠長坐在椅子上，揉著雙眼，嘴裡自言自語地說：「怎麼就看不見了呢？」

潘亞君關切地說：「工廠長，你還是去醫院看看吧？」

廠長說：「沒事。」

潘亞君說：「你這是？」

廠長笑了笑，說：「愁的。愁啊。如果我的肉能賣錢，我就把它一塊塊切出去，可惜沒有人要。」

潘亞君望著廠長，激動地說：「廠長，你別急。我再去跑，我一定……」

廠長卻說：「潘總，你送的方案我看了……」

潘亞君看了看廠長，終於說：「廠長，你該下決心了。這種時候，只有徹底改變觀念才是惟一的出路……」

廠長說：「是啊，觀念是要變。你能變，我也能變。可你想過沒有，三萬人的企業，三萬人哪，說變就都能跟著變麼？」

潘亞君一時語塞……

八

傍晚，正是下班的時候，像潮水一樣的自行車湧在廠區附近的馬路上，在自行車的河流中，影影綽綽可以看見一個孩子坐在一輛自行車的後靠上……

在過十字路口的时候，仍是八輛自行車組成一個“小島”，護著小寶走過路口……

在一個人少的路邊上，騎車帶著小寶的萬林停下車子，其他人也都跟著停下來了……

萬林對眾人說：「發的『麵包呢？都拿出來……」

於是，眾人互相看了看，都把自己的便當打開，從裡邊拿出一個鋁餅……

眾人有的摸一下小寶的頭，有人拍他一下，而後依次把鋁餅放在劉惠英拿的一個提兜里……

萬林看了看那個有點流氣的青工，努努嘴說：「掏出來。」

那青工說：“啥？”

萬林朝他腰上捅了一下，重複說：「掏出來。」

那青工無奈，又從腰裡摸出來了一個鋁餅，說：「頭兒，好幾個月沒發……」

眾人笑笑，說：「這小子！」接著，他們跟萬林打聲招呼，又都騎上車一個個頭前走了……

路邊只剩下了萬林，劉惠英和小寶。兩人推車在路上走著，小寶跟在兩人後面。走著，劉惠英有意無意地問：「聽說，吹了？」

萬林說：「吹了。」

劉惠英問：「為啥？」

萬林說：「房子小，老人老，賺錢少……」

接著，萬林不好意思地說：「我媽怕我找不下媳婦，四處託人，又給介紹一個。」

劉惠英看了他一眼：「是第八了吧？」

萬林笑著說：「第八個了。」

劉惠英不經意地問：「漂亮麼？」

萬林吞吞吐吐地說：「說是今天傍晚在公園裡見……」

劉惠英笑著說：「還挺浪漫哪。」

萬林苦笑著說：「不是浪漫，是家裡沒地方……」；

劉惠英不說話了。

走著，萬林說：「最近我看了一本書，說日本有一家鋼鐵企業，只有7000多人，鋼產量卻是我們工廠的十倍還要多！」說著，他搖了搖頭。

劉惠英說：「咱們廠啊……」

萬林說：「咱廠要讓承包，我就把咱車間承包了，我就不信，咱不如日本人！」

劉惠英笑著說：「你要承包，不把咱黃頭兒氣死才怪呢！他可是你師傅呀……」

萬林也笑了。兩人走著，劉惠英偶一回頭，突然發現小寶遠遠地落在了後邊，她喊了一聲：「小寶……」

小寶卻站住了，

劉惠英停住車子，匆匆趕回孩子身邊，低下頭問：「你怎麼了？」

小寶望望她，用腳蹭著地，小聲說：「阿姨，你能當一回我媽媽嗎？」

劉惠英一下子怔住了。她愕然地望著孩子：「這孩子，我，還沒……」

小寶低著頭，吞吞吐吐地說：「老師說，要開家長會……」

劉惠英望著孩子，她的眼濕了。她一把把孩子攬在懷裡……?

九

公園裡，在花壇邊的一個長張椅子上，坐著一個姑娘……

在林蔭道旁的一排樹後，悄悄地探出兩個人頭，一個是劉惠英，一個是小寶。

萬林遲遲疑地推著自行車走向花壇邊的長條椅……

躲在樹後的劉惠英慢慢直起身子，偷偷地往這邊張望……

這邊，萬林欠著身子，慢慢地在長椅上坐了下來。一開始，兩人都有點拘束……

片刻，萬林說：「對不起，下班晚了……」

那女的剛要說什麼，突然，小寶從西邊跑過來，他手裡晃晃地舉著兩根冰棍，飛快地跑到萬林跟前，說：「爸，給你冰棍。」說著，他把冰棍往萬林手裡一放，扭頭就跑。

不料，那個女的忽地站了起來，她根本不容萬林解釋，立刻用鄙視的口氣說：「流氓！騙子！也沒看看自己是啥人……」說著，扭頭哭著跑走了。

萬林手裡捧著冰棍，十分尷尬地立起身，上前追了幾步，嘴裡喊道：「哎，哎。」看追不上了，十分狼狽地撓了撓頭，而後猛地朝長椅上踢了一腳：“我操！”

在夕陽西下的公園林蔭道旁的一棵樹下，劉惠英傍樹而立……

萬林從遠處向她走來……

小寶有點害怕，他遠遠地站在林蔭道的中間，望著傍樹而立的劉惠英和正向這邊走來的萬林，好像隨時準備逃跑……

萬林走到離劉惠英幾步遠的地方站住了……

十

燥熱的夜，一彎朦朧的月亮……

這是一個巨大的堆放鋼材的露天倉庫。鋼錠、鋼坯，一排排、一列列地堆放著，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座黑色的凝固不動的鋼鐵城堡……

月光下，在「城堡」的上方，有一墨色的剪影……近了才能看清，那頭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坐在鋼錠上的人竟是廠長徐振海。徐振海望著堆積如山的積壓鋼材，正默默地吸菸。小火珠在他的臉前一明一暗地閃著，映出了他內心的焦灼。

這時，有一隻手驀地搭在了徐振海的肩頭上，這就是那個有點流氣的年輕工人。他攀上一堆鋼錠，手大咧咧地在徐振海肩頭上拍了一下，說：「哎，老頭兒，借個火頭戴安全帽的徐振海背對著他，聽了卻並沒回頭，只默默地從兜里掏出打火機，順手遞了過去……」

不料，那年輕人接過打火機在手裡拋了一下，卻又嬉皮笑臉地說：「老頭兒，再藉支煙。」

徐振海說：「這一手我早知道。」說著，又遞過一支煙來。

那年輕人把煙點上，吸了一口，說：「老頭兒，檔次不低呀！」說著，嘴裡又嘟囔說：「廠長啥水平，仨月沒發獎金了。如今賣紙煙的都比咱收入高！就那點工資，不夠一泡尿錢……哎，老頭兒，你是不是想弄點啥？」

廠長背著臉說：「你不是北鋼的工人？」

年輕人說：「是呀。是又怎樣？這年頭，誰管誰呀？只要別讓廠長看見，沒事兒。」說著，他從鋼錠上出溜下來，哼著小曲……剛走了沒幾步，卻又折回身來，說：「老頭兒，有紙麼？借張紙，拉肚子……」

徐振海伸手在衣兜裡摸了摸，說：“沒有，沒有，”

那年輕人說：「找找。那個兜，摸那個兜。」

徐振海又摸了摸那邊的衣兜，掏了幾個地

方，都沒找到。這時，他轉過臉來，剛要說點什麼……只見那小夥猛地跳起來：「呀！是廠長啊？」說著，扭頭就跑。

徐振海高聲說：「跑啥……」

深夜，月兒在雲裡穿沒……

小火珠一明一滅，廠長仍在露天倉庫的鋼錠上坐著……

這時，總會計師潘亞君從遠處走來，她手裡拿著一份捲著的圖表，悄沒聲地站在了廠長坐著的那堆鋼錠旁……

廠長把手裡的煙掐滅，雙手捧頭，一句話也不說。過了一會兒，他突然問：「潘總，你說，我保守麼？」

潘亞君想了想，說：「不行。」

廠長說：「你說實話。」

潘亞君說：「不。是枯燥。」

廠長笑了，廠長說：「好，這個詞兒好。」

廠長嘆口氣，說：「我這個人哪……唉，跟鋼鐵打了一輩子交道，是枯燥。有時候，我覺得我已經不像個人了，跟鋼一樣，冷冰冰的。」

潘亞君說：「廠長，我是說……」

廠長默默地擺擺手說：「我明白……我是58年進廠的，建廠的第一天就來了。先是當技術員，後當工長、副段長、段長、車間副主任、主任……一級都沒拉下。講，幹什麼都不講價錢，國家需要鋼，一天到晚都是一個鋼字，沒有別的，也不會別的，除了鋼還是鋼……你說枯燥，這個詞兒好。」

潘亞君說：「那時候，我才一點點大，還不記事哪！」

廠長比劃著說：「是啊，你第一次跟你爸來廠裡，才這麼一點點……」接著，他用回憶的語氣說：「你爸帶過我，是我的師傅……潘師傅好人哪裡！」

說到這裡，潘亞君的眼濕了。她說：「上大學的時候，我媽總說，我爸走得早，我是北鋼養大的，北鋼對我家有恩，讓我畢了業一定回來。」

廠長十分感慨地說：「我們這代人哪？可以說沒有過一天安生日子。過去是計畫經濟，日夜想的都是完成計畫……嗨，轉眼又成了市場經濟。」

潘亞君說：「也不能怪你。電漲、煤漲、水漲、氣漲，加上原料漲價，一共漲了七十一項……」

廠長說：「沒人講理。時代變了，你跟誰去講理呢？」

潘亞君說：「廠長，就目前的情況看……」

廠長默默他說：「我知道沒有退路了……」廠長沉吟了一會兒，又說：「我五十五了，幹不了多久了。我只是個過渡，將來全靠你們了。」

潘亞君很敏感地望著廠長，說：「廠長……」

廠長說：「潘總，廠不能垮呀。我得給接手的人有個交待，給兩萬八千名職工有個交待……這一步，無論如何得走過去。」；

潘亞君說：「這麼說，你是下決心了？」

廠長說：「看來，只有適應市場這一條路了。我看了幾個方案，概括起來，也就是八個字‘模擬市場，成本否決’。」

潘亞君一驚，脫口說：「廠長，你比我想得還透啊……」

廠長說：「明天就把方案推到會上！不過……」

潘亞君說：「我懂得你的心情，你還有顧慮？」

廠長默默他說：「不是有顧慮，我已經有爆炸感了。你有麼？」

潘亞君一愣，說：「爆炸？」

十一

北鋼以實行「模擬市場、成本否決」為龍頭的觀念革命，一開始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在一個中型會議室裡坐滿了人，這些人都是北鋼總廠的中層幹部……

會議室正前面的牆上，掛著幾張「目標成本」的圖表……會議桌上，擺著各種不同的茶杯，有帶保溫蓋的，有不銹鋼的，有的是高級保溫杯，有的是罐頭瓶子……

有「電腦」之稱的總會計師潘亞君正在講解實行「目標成本」的方案，她嘴裡吐出一組一組的鋼材市場的各種價格數字……接著，又說全國各鋼鐵企業的產品報價……

會議已經開了很久了，可關於實現「目標成本」的方案仍然沒有通過。參加會議的人有的坐在那裡喝茶，有的在交頭接耳的小聲議論。會議開得很沉悶。

會議室的外邊，秘書小周在用手機打電話給廠長：「…廠長，說不通啊。中層還是不通。潘總正在講……」

廠長在電話裡說：「開了一上午了，還不通？！我馬上過去。」

會議室像蜂房，亂哄哄的……

有的說：「這怎麼行呢？鋼鐵市場疲軟，怎麼能讓企業負責？」

有的說：「簡直是天方夜譚！差距太大了……」

有的說：「開玩笑，國家又不扶持，說降就能降了？！」

有的發牢騷說：「頭砍了也完不成……」

這時，廠長快步走了進來。他穿著一身工作服，手裡拿著安全帽，幾步走到會議桌前，看了看眾人，突然說：「都給我站起來！」

眾人一愣，有的還坐著，有的慌忙站起身來……

廠長沉著臉說：「上半年虧損了7700萬，積壓庫存48萬噸，在太原訂貨會上，我們的產品一噸也沒有訂出去……我們已經沒有權利坐了，我們身後站著二萬八千名職工，都站起來

，站著開！」

眾人面面相覷，一個個木然地站起身來，誰也不吭了。空氣驟然緊張了。

廠長說：「我們是被逼到這一步的，不這樣，廠就垮了，必須改變觀念！」

廠長在會議室裡來回走了幾步，說：「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十分嚴峻。鋼材的價格，叫我看，不是降不降的問題，而是必須降！要降到市場能夠承受為止……」接著，廠長敲著桌子，說：「資金是企業的血脈呀，沒有資金，我們怎麼活？」

眾人仍然站在那裡，誰也不說話，沒有一個人表態。

廠長說：「我知道你們不通。現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黨委已經形成決議，不通也得通！」說著，廠長「啪！」的一下，把他手裡拿的安全帽扣在桌上，說：「開吧，我把我的頭押在這裡！與方案同在。出了問題，我一個人負責！」

沉默，很長時間的沉默。眾人看看那個扣在桌上的安全帽，又望望廠長……

潘亞君激動地說：「廠長，我也……」

廠長擺了擺手，默默他說：「開吧，就這麼站著開，一直開到想通為止！潘總，你再給他們講一遍……」

就在這時，小周匆匆走進來說：「廠長，電業局剛剛下了最後通牒，說限三日交清拖欠的電費。三日後的12時之前，如不能如數交清，立即拉閘斷電！」

眾人全都愣了……

廠長沉默了片刻，說：「好，很好。」

而後，廠長命令道：「通知各車間，各處室，三日後的上午10點，北鋼自動拉閘斷電！」

小周吃驚地望著廠長：「這……」

廠長低聲說：「然後，全廠停產整頓。電費再拖他一個月，我們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十二

北鋼總廠財務處，門裡門外，數十個中階幹部圍著潘亞君。

財務處的辦公室裡，一些財會人員正在緊張地忙碌著，辦公桌上，到處都是測算出來的「目標成本」圖表……

那些圍著潘亞君的中層幹部們吵吵嚷嚷地說：“潘總，我們燒結上定的成本指標太高，根本無法完成，你給降降吧？”

「煉鐵更高，你是不想讓我活了……」

「我是完不成，真完不成！」

「潘總，我給你作個揖行不行？！」

「潘總，你行行好吧，我們一煉鋼……」

「潘總，我們在那裡實在是分不下去，幹部們要求集體辭職！」

潘亞君在亂哄哄的吵鬧聲中，給他們解釋說：「現在是市場經濟了。這些成本指標是模擬市場搞出來的，一步也不能退。例如鋼坯吧，成本是1360，實際的市場售價是1280，噸虧26，噸材虧53，23個品種就有19個虧損，再虧下去，廠就垮了……咱們是背水一戰，必須把成本降下來！」

煉鐵車間，一份巨大的圖表高掛在熄火的高爐旁……

總會計師潘亞君正在給工人們講解“模擬市場，成本否決”：“……這個目標成本是由過去的計劃經濟的算法改變為以市場價格為依據的‘倒算法’，也就是說……”

七八百名工人或坐或站，正在亂紛紛地議論。

有的說：“成本？啥成本？核算成本是廠裡的事，算來算去怎麼算到工人頭上來了？”

有的說：「就是。工人只管乾活，還管算帳？！」

有人說：「工人算賬，要幹部幹啥？都回家抱孩子去吧！」

有人站起來，高聲說：「潘總，光讓車間搞核算，上頭呢？上頭搞不搞？！」

潘亞君也高聲說：「搞。過去咱們是乾了再算，幹的是糊塗活；現在咱們實行算了再幹，幹的是明白活。廠長說，再不能讓一線的工人吃虧了，一切獎金福利都要往一線傾斜。」

有的馬上問：「那總廠指標是多少？」

潘亞君隨口而出：「總廠的指標是……」說著，她嘴裡吐出了一連串的数字……

十三

在煉鋼車間裡，煉鋼車間主任黃遂河氣乎乎地對廠長說：「我不乾了！總廠不講理了！」

廠長背對著他，默默他說：「怎麼不講理了？」

黃遂河說：「我們反覆算了，噸鋼1095太高，根本完不成。這不是逼我跳河嗎？！」

廠長說：「老黃，不是我逼你，是市場逼人哪！」

黃遂河敲著鋼板說：「廠長，你行行好吧，兩千萬哪！能降下來麼？我又不是神仙！」

廠長解釋說：「老黃啊，這個數字是根據市場倒推出來的，你必須完成。」

黃遂河喃喃地說：「我完不成，我無法完成……」

廠長沉著臉說：「沒有餘地。」

黃遂河說：「這沒法乾，我不乾了！」

廠長沉默了片刻，冷冷地說：「不干可以辭職。」

兩人的目光對視著。黃遂河望著廠長，好久才說：「廠長，我跟你這麼多年了，你，一點情面都不給麼？」

廠長說：「不是我給你情面，是市場不留情面！你知道麼，『市場』！」

黃遂河背過身去，萬分痛苦地說：「那我……只好辭職了。」</